风雨15年 我们一起走过

一会儿

□方珍

一会儿,数量词,指很短的时间。我为什么要说一会儿呢?因为“一会儿”,我曾让儿子的童年在孤独和恐惧中度过,儿子说我说话不算话,我在儿子眼里曾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所以,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会儿”的故事。

电话里传来儿子的声音:“妈妈,我放学了,你啥时候回来?”我看着即将结束的工作说:“妈妈一会儿回去,你先写作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还是没回家。

我是一名《周口晚报》编辑,工作时间都是下午至晚上,下班时间不固定,别人的晚饭时间正是我工作的时间。有时,我做好了版,甚至定了版,可能要为一个标题、一个词、一个字而商讨半天,要是来了新稿子,我就要重新开始工作,所以,眼看着就要结束的工作可能又要重新开始。

儿子上小学时,我几乎每天都没时间陪他。儿子放学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问我啥时回家,我常常告诉他:“我一会儿就回去……”可儿子总是等了很长时间,我也没回去。有时,我回到家,儿子已和衣而睡。时间久了,儿子已不相信我说的“一会儿”,因为他学的“一会儿”是很短的时间,而我说的“一会儿”总是很长。如果国内外发生重大事件,我可能回家更晚。在节假日当天,正是我们工作的时刻,新闻工作者要及时准确地把党的方针政策及当地的新闻事件传递给受众,这是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

记得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奥运会在北京举办、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都是有分量的宣传报道,周口报业传媒集团的每个人都严阵以待。作为编辑,要等新华社的最新稿件,有时,新华社的稿件要凌晨一两点才能来;记者去汶川采访周口对口帮建工作,要等记者采访完,用网吧或酒店的电脑传过来,那也要等很晚;担心一些宣传报道的人物和事件出错,编辑要一次次与采访记者或当事人沟通。其实,每年每月每天都有重要事件及新闻发生,所以,即便是我答应儿子“一会儿”就回去,可稿件却不知道何时来、版面所上内容随时都可能调整、新闻随时都在发生……这些工作中的不确定,决定了我无法确定回家的准确时间。

因为我的“一会儿”,让儿子等得太久,他常常流着泪进入梦乡。随着渐渐长大,儿子多少也知道我的一些工作性质,就不再提“一会儿”的事了,也不说我不守信用了。儿子考上大学后,有一次,讲起了他小时候等我回家的事。他说天一黑,我和他爸都不回家,他一个人在家有些害怕,只好开着灯睡觉。听了儿子的讲述,我很难过。如今,儿子大学放假回家后,想同我共进晚餐,同样打电话问我啥时候回家,我告诉他:“一会儿。”儿子听了我的回答,笑着说:“你的‘一会儿’太长了,一家人一起吃饭真难。还是我和爸先吃,给你留点吧。”真如儿子所说,我的“一会儿”依然漫长。有一次,我都快到家了,单位打来电话说:“有新的消息传来了,版面要重新调整,你回来吧……”工作就是命令,回去重新开始工作,工作到何时,我也不知道……

我不曾后悔自己选择的工作,也不嫌工作麻烦和辛苦,这就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我只是感觉愧对儿子和家人,在儿子最需要陪伴的年龄,没能陪伴他;在家人团聚的时刻,总是缺席。

这就是我与大家分享的“一会儿”的故事,它或许漫长了一些,但我在这漫长中,尽职尽责地做着美丽的嫁衣,无怨无悔……

我们的故事

□张鲁莎

“‘他说的很对’应该用‘的’还是‘得’?”“‘制定了第二部地方性法规’应该用‘定’还是‘订’?”“‘床帮’的‘帮’是‘梆’还是‘帮’?”“稿子来了……”下午四点半之后,分成若干个小格子的11楼采编大厅热闹得像菜市场,时不时地从某个小格子里“飞”出来一个问题,然后,群起而答。然而这些,就是我们编辑的日常对话。

什么是编辑?编辑是干什么工作的?编辑就是编辑稿件,规划设计报纸版面的新闻工作者,也是专业技术人员。没错,我们是有一技傍身的专业人士,虽然这个技能在外人看来像是专业改病句的,但是我们自己觉得有见证历史的荣耀感。要问荣耀感从哪里来,参与《大公报》上海版创刊的著名报人徐铸成有一段经典论述:“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对人民负责也应对历史负责,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不颠倒是非、不哗众取宠,这是我国史家传统的特色。称为报人也应该具有这样的品德和特点。”

没错,我们是品德高尚且有特点的一类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爱生稿子的气。有的稿子写得啰哩啰嗦,有的稿子主人公名字前后不一致,有的稿子日期、地名写错。尤其是地名,经过反复求证,结果有时候还是会错。

生字典的气。作为文字工作者,我们人手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即使这样也防不住词语用法的更新,如果恰逢更新时没有学习,就会出错。

生自己的气。版面校对了一遍又一遍,怎么就有那么一个英文的逗号没看出来呢?

爱熬夜。我们都是“夜行动物”,经常在凌晨回家。不要误会,我们都是好青年,是因为要等稿件被迫熬夜。如遇到突发事件,我们要立即奔赴单位,更换已经排好的版面。记得刚到编辑部那会儿,有一次下班时看到了夕阳,才发觉自己已经有两个多月没见过夕阳了。因为下班晚,夕阳不常见,月亮常相伴。

不善表达。虽然从事着新闻工作,每天咬文嚼字,但是我们不善表达自己的情感。每天回到家里,尤其是深夜回家,见到家人期盼的眼神,我们很难过,不是不想说,是怕工作的压力、内心的愧疚会化作泪水夺眶而出,我们只能露出微笑来感谢家人的支持和理解。

不爱过节。每逢节假日,我们都是在节日当天上班,因为报纸是提前一天排版印刷,所以,我们的假期总是提前结束。当家人围坐一起欢度佳节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电脑、是文字,我们只能用相互调侃,来冲淡枯燥乏味。

过节,就是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虽然不能陪家人过节,但是我们常过“美食节”。我们自嘲是“吃货”,由于经常熬夜,几乎每个人的抽屉里都有零食,而且每当提起某个餐厅或是美味线索,大家总能聊得热火朝天。有了好吃的,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拿来分享:今天她拿来了蒸面条、明天他拿来了麻花、后天我拿来了芝麻糖……

我们的编辑大厅,气派的落地窗全都朝南,能看到最美的景,晒到最温暖的阳光。我们一起看过最美的景、熬过最深的夜。即使工资微薄,明知熬夜伤身,但我们心中有光:我们代表主流媒体,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是我们的责任,不颠倒是非、不哗众取宠是我们的态度。当然,我们更希望自己做出的精美版面能够换回读者的夸奖、称赞。

当一名编辑,我们无怨无悔!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编辑部的故事。